

## 第一百一十章 心中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大概了解了一下時辰，言冰雲關好了窗子，坐回了椅上，從懷中掏出一個營繡的十分漂亮的荷包，從裏麵掏出幾粒瓜子送到唇裏，細細地磕著，顯得十分無聊，隻有當目光落在荷包上時，才會變得溫柔與多情起來，這荷包是沈大小姐繡的。

小言公子這幾天格外悠閑，不需要再總領院務，又不需要像一處職員那樣敏感到病態地監察朝官，除了日行的四處事務外，他並沒有太多事情做

燕京與滄州中間的那片荒野上，上杉虎吃了燕小乙的一個大虧後，便平靜了下來，北齊人雖然遞交國書斥責，可是誤傷調查還在進行中，上京城沒有異動，東夷城那邊也極為安靜。

四處要管的事情就是這些，而且陛下出京之前，四處已經放出了足夠多的假消息，務必保證兩方勢力的安靜，言冰雲相信憑借監察院的能力，北齊皇室和四顧劍就算知道皇上出巡的消息，也沒有辦法在極短的時間內反應過來。而且他是不得不悠閑，因為就算沒有這些差使，可是啟年小組的京都一樞還在言冰雲的控製下，依理講，像陛下出巡這種大事，他應該提前通知範閑...而很讓人想不明白的是，陳院長一朝歸京，便將他這個想法壓了下來，很決絕地壓了下來。

這正是範閑在澹州時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，言冰雲此時還不知道範提司已經和禦駕會合。心中還在隱隱茫然著。

同時緊張著。

京都看似平靜，禁軍京都守備加上那位渾身透著黑暗恐怖氣息地陳院長。沒有可能會發生什麼大事。如果要發生大事，應該是遠離京都的陛下身邊...

言冰雲苦笑著站在窗口。看著樓下地天河大道，不遠處地皇宮。他的地位並不高。但是他地角色很複雜。他是監察院實際上的三號人物。是範閑地親信。但他地父親卻還有另一個身份。最關鍵地是。他是當日陛下親召入宮地年輕人之一，一夜長談之後。又擁有了另一個身份。

難怪陳院長一朝回京，便壓住了自己。想必院長大人對自己也有些看法。

至於為什麼陳院長不讓自己通知範閑，言冰雲憑借自己得天獨厚來自三方地消息。隱約猜到了一絲真相。卻開始驚恐於這個真相難道陳院長就算死了陛下地身邊會出大事？所以才想順水推舟。讓範閑離禦駕越遠越好！

可是院長對陛下如此忠誠，再如何疼愛範閑。又怎麼可能把範閑的安危看得比陛下的生死還重？

丁當丁當銅鈴響了，京都各大衙門裏最特殊地歸家信號響起，監察院那座方方正正的樓裏走出無數行色匆匆地官員。他們不是去忙著播灑壞水。隻是急著回家。特務也是公務，監察院裏也都是公務員。和平常人沒什麼兩樣。

言冰雲沒什麼好收拾地，逕直出了樓子。坐上了自家地馬車。急匆匆地回到子爵府中，沒有去和沈家妹子談談情說說愛，直接找上了父親的書房。開口問道：“秦家那邊有沒有什麼消息？”

言若海看了兒子一眼。搖了搖頭。說道：“你在院裏管著四處，肴山衝那邊有沒有什麼動靜？”

肴山位置特殊。恰恰掐在東山路地進口處，此地地慶國東北。與東夷距離不遠，但由於澹州與東夷之間無人敢穿越的原始密林，所以兩地間的交通主要是憑借海上。或者是繞過肴山。

本來東山路裏沒有什麼太大地可以威脅到禦駕地力量。但是肴山卻剛好橫互在由東山路回京的路上，最關鍵地問題在於...言家父子都清楚。在那個山衝裏一直訓練著秦家老爺子的秘密親兵，年關時曾經在京都郊外狙殺範閑地隊伍。便是秦家瞞著朝廷從肴山調過來地。

“肴山衝那邊一直安靜，自從那件事情之後。院裏一直用極大的精神盯著那邊，如果一旦有異動。瞞不過我們。”言冰雲稍微放鬆了一些。坐了下來。

言若海微笑著說道：“我們知道的事情，便是院長大人知道地事情，便是陛下知道地事情。陛下既然敢帶著兩千禁軍去大東山祭天。如果不是沒將肴山衝裏那點兒人放在眼裏，便是相信秦老爺子地忠誠。”

“忠誠？”言冰雲歎了一口氣，“暗中狙殺朝廷重臣。也算得上是忠？”

“忠誠分很多層次，上次的事情或許陛下已經懷疑老爺子地忠心，可事實上，臣子與陛下本身總是有差別的。”

言若海頓了頓後認真問道：“我已退職本不應再問，可是還是好奇，定州那邊有沒有什麼問題？”

言冰雲搖了搖頭：“年初斬了六百名胡人首級，本來應該此時回京報功。但明顯葉重也是擔心宮裏疑他，所以將隊伍留在了定州，不敢在陛下不在地時候歸京。”

他輕輕地握了握袖中的拳頭，欲言又止。

言若海好奇地看了兒子一眼，說道：“你往常不是這般模樣，有話便說吧。”

言冰雲一臉冰霜的臉上浮著一著隱隱的狐疑：“我不知道陛下的安全能不能得到確認。”

“有什麼危險？”言若海皺著眉頭說道：“我大慶朝七路精兵，你所懷疑的三路根本不可能靠近大東山，全在院裏的注視之下。”

“燕小乙呢？”言冰雲冷冷地盯著父親的雙眼，似乎想從他的眼睛裏看出別的東西來。

言若海很自然地轉過頭去，避開兒子的目光，說道：“燕大都督又怎麼了？”

“滄州大捷有問題！”言冰雲壓低聲音說道：“我說過這次滄州大捷有問題！四處查軍功的密探已經回報，那些首級雖然經過偽裝，但有些問題...”

“你是四處頭目，接的我的班。應該知道，殺民冒功...雖然是大罪，但向來沒有辦法完全杜絕，尤其是這種邊將。需要朝廷額外地賞賜來平衡邊寒之地的淒苦。”言若海冷漠地說道：“再說就算燕小乙謊報軍功，和大東山之上的陛下有什麼關係？不要忘了，北齊國書已經到了，難不成北齊人會和燕大都督一起演戲？”

\*\*\*\*\*

“我怕的就是這點。”言冰雲冷冷地說道：“如果隻是殺民冒功，倒也罷了，如果這事兒和北齊有關聯，我隻怕事情就沒有這麼簡單。”

言若海緩緩地站了起來，盯著兒子地雙眼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你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嗎？莫非你以為院長和提司大人讓你暫攝院務，你就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人物？你就能看穿世間一切的詭詐？就算燕大都督和北齊人在演戲。可又有什麼問題？”

“什麼問題？”言冰雲看著父親，胸中燃起一陣怒火，憤怒說道：“征北軍死了五千人！這是大捷？斬首八千。隻怕一大半是假的！那五千人究竟死了沒有？如果沒死，這消聲匿跡的五千人又去了哪裏？”

他一指桌麵，指著那並不存在的慶國邊域地圖，憤怒說道：“父親，征北營雖在滄州與燕京之間。但若畫一條直線，離大東山不過五百裏地！若這本應死了的五千人，忽然出現在大東山腳下。怎麼辦？”

言若海皺著眉頭，沉默半晌後忽然冷聲說道：“愚蠢！從滄州到東山路雖近，卻要繞道嶠山，不知要經過多少州郡，距離也在千裏以上，你以為五千人能夠這樣悄無聲息地深入境內？”

“如果不繞呢？”言冰雲當著父親寸步不讓，將這些天盤桓在心中的驚惑全盤說出：“如果東夷城開了國門，讓那五千死人借道諸侯國...怎麼辦？”

連著兩個怎麼辦，卻沒有讓言若海緊張起來。他望著兒子冷笑說道：“蠢貨！就算那五千人真是如你所言化作死士，就算四顧劍像你一樣愚蠢到大敞國門，對我慶軍毫不忌憚...可你想過沒有，從東夷城到大東山中間要過澹州，而澹州之北的那些高山陡崖，根本沒有人能爬的過去！”

這是事實，是地圖與人眼和人力都已經證明過地事實，澹州之北的那些原始密林和山峰，根本不是凡人能夠攀越而過，更何況是五千人的部隊。

以前沒有人能翻過去，不見得以後永遠沒有人能翻過去。”言冰雲想到那處地地理環境，氣勢稍弱，可依然不敢罷休，直接說道：“再說，誰知道那些叢山裏有沒有什麼密道。”

“密道？你以為是澹泊書局出的？”言若海冷笑一聲，準備走出書房。

看著父親根本毫不在意的神態，言冰雲終於忍不住了，一掌拍到桌子上，發出啪的一聲巨響，大火說道：“我不知道我擔心的是不是，我隻知道監察院現在做地都是笑話...不管這些會不會發生，可是既然已經有了疑點，我依院裏的章程向上報去，為什麼院長大人會把這件事情壓了下來！”

言若海聞得此言，身子一震，緩緩轉過身來，用一種很複雜的眼神看著自己地兒子。

言冰雲以為父親終於被自己說服，心中生起一陣寬慰。

不料言若海一拂袖子，出了書房，召來自己的親信護衛，冷漠說道：“少爺身子不適，讓他留在府中休息，一步都不讓他出門。”

幾名護衛沉聲領命。

言冰雲一怔之後，心裏滲起一股寒冷之意，盯著父親的背影，忽然想到很久以前和父親之間的那句對話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那一日他問自己的父親：“如果...我是說如果，讓你在宮裏與院裏選擇，你會怎麼選擇？”

當時言若海用一種好笑的眼光看著他，歎息道：“傻孩子，我自然是會選擇院裏...如果老院長大人對我沒有這個信心，又怎麼會對你說這麼多話？”

...

言冰雲往門口走了一步，便被家中武藝高強的護衛攔了下來。他也並不做多餘的掙紮，隻是歎息了一聲，對父親問了一句：“您要去哪裏？”

言若海回身，望著自己的兒子笑了笑。說道：“你既然病了，我自然要去院裏替你請假。”

言冰雲沒有再說什麼了，他忠於陛下忠於朝廷，他已經做出了自己應該做地事情。他畢竟是監察院的官員，父親的兒子，不可能再做更多的事情。

\*\*\*\*\*

“葉家確實太安靜，葉重確實太乖巧，獻俘...這麼好借機入京地機會，他就這麼放了過去。”

坐在輪椅之上的陳萍萍搖著頭說道：“當然，他也是怕宮裏忌他，提前出了問題...隻是二皇子心裏一定在犯嘀咕，心想太子馬上就要被廢了，如果太子這時候瞎來。二皇子有葉家之撐，一定可以獨力定鼎，他隻怕是求著盼著他的嶽父早歸來。”

“現在是誰都想動手。誰都沒有能力和勇氣第一個動手。”老人微笑著推著輪椅從那塊黑布邊過來，說道：“欲使自己滅亡，必使自己瘋狂...長公主足夠瘋狂。”

言若海笑了起來，明白陳院長的意思，說道：“可您在京中。她即便有想法，也要等著那邊的消息。”

陳萍萍微笑著說道：“我們偉大的皇帝陛下...一定會給長公主一個驚喜，至於她要等的消息。可能永遠都等不到了。”

“可是燕小乙的五千精兵怎麼辦？”言若海皺了眉頭：“我一直不明白這點，就算拚了老命存了這五千兵入了國境...可他怎麼運到大東山腳下去？”

“燕小乙這次滄州之捷的手腳做的極好，想不到還是被言冰雲看出了馬腳。”陳萍萍讚賞說道：“這個孩子真是不錯。”

言若海苦笑道：“青日裏故作冰霜一片，真到大事臨頭，還是有所不安。”

“他不是你我，不知道陛下地安排。”陳萍萍歎息了一聲，“所以對你我有所懷疑，也是正常的。”

“事後...怎麼向宮裏交代？”

“陛下本來就不願意打草驚蛇，院裏當然不能對燕小乙的動作提前作出反應...”陳萍萍咳了兩聲。心裏想著，有沒有事後才是需要考慮地問題。

言若海走後，這位輪椅上的老跛子又習慣性地推著輪椅回到了窗邊，隔著那層黑布看著外麵，他唇角微翹，心想從東夷城的諸侯國直穿群山，掠澹州而至大東山倒確實有條密道，自己知道，陛下也知道，隻是看模樣，現在長公主那邊也知道了。

就算五千人去了，也隻是將整座山峰包圍，頂多能夠做到控制祭天一行人的消息傳送，整個事件中，唯一關鍵處，隻怕還是在那個山峰之上。

陳萍萍用幹枯的右手撓了撓花白地頭發，暗想自己倒是漏算了一點，範閑這小家夥此時跑到了峰頂，隻希望他能夠命大一些，不要在那場驚天動地的突發事件中，無辜送了小命。

陛下給長公主，給葉流雲準備了一個大大的驚喜，那長公主難道就不準備給陛下準備一些驚喜？

陳萍萍歪著腦袋，有些無力地斜倚在輪椅上，感受著生命地味道從自己的體內緩緩流失，卻因為腦中展現出來的畫麵而激動起來，似乎又找到了一些當年為之興奮為之激動為之神往的元素。

心神的激蕩，讓他咳了起來，咳的雖是痛快無比，卻讓胸間一陣陣地撕痛，他下意識裏按響了書案上的暗鈴，卻發現開門進來的並不是費介。

他此時才想到，費介已經遵照自己的意思離開了慶國這片是非之地，此時應該已經到了泉州，準備那個老毒物向往已久地海外生活。

“有些咳嗽，找些藥吃。”陳萍萍微笑地望著進門來的下屬，和藹說道，能夠多活兩年，自然要多活兩年。

那名下屬受寵若驚，領命而去。

\*\*\*\*\*

如同山峰上那位皇帝陛下猜測的那樣，長公主李雲睿隻要沒有物理死亡，她在京都總能找到隱藏著的力量，此時她被幽禁在皇室別院之中，外麵由監察院的人負責監控，而生活卻依然保持著極為奢華的水準。

更令人意想不到的，那位逃離京都數月的信陽謀士袁宏道，此時竟出现在了別院之中，坐在長公主的麵前，不知道長公主是怎樣辦到的。

“陛下想的什麼，其實瞎子都看的出來...隻是本宮不知道他的信心究竟在哪裏。”

李雲睿的容貌依然美麗，眸子依然嫵媚多情，但是真正細心地人可以看出這位女子的心神有了些絲微的變化，多情的底下，是一抹刻在內心深處的冷漠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